

藝林外史

法郎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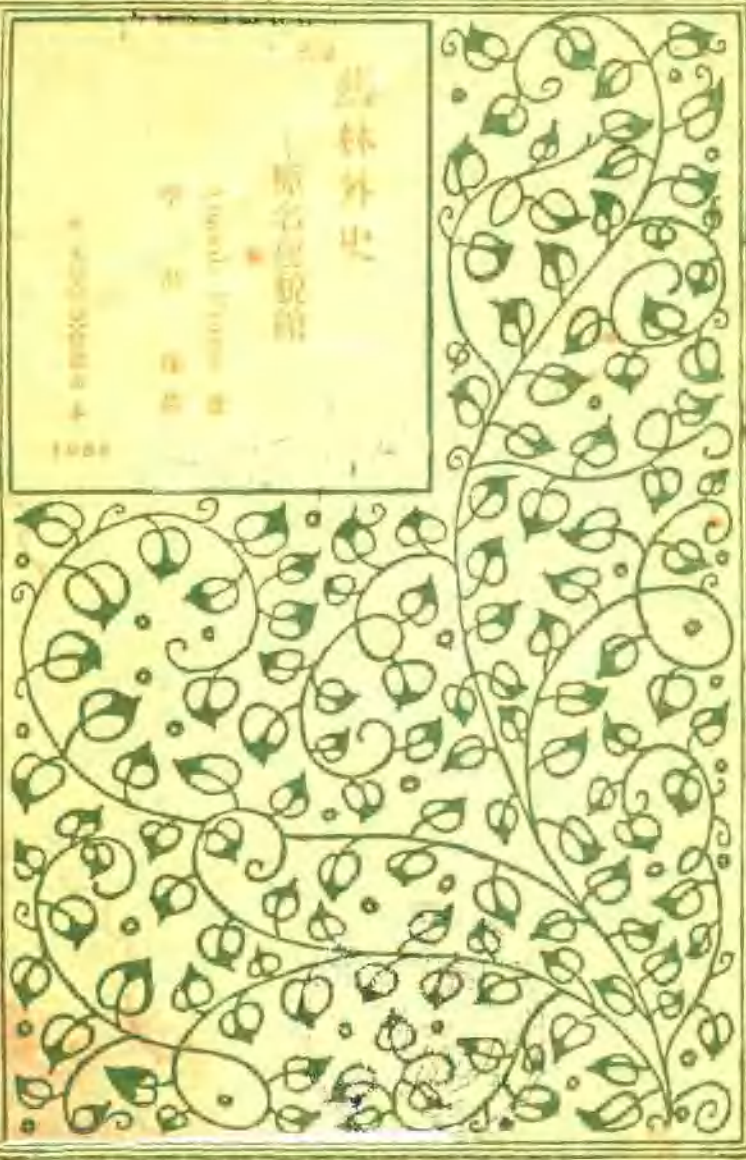
蘇林外史

原名包鏡館

Author: [illegible]

Editor: [illegible]

1928



第一章

隆冬的狂風，在這烟稠密的附郭小鎮市上，已經鼓盪了好幾個日子。有一天，暮色又漸漸地把天空罩住。地面的積水，一窪一窪映着煤氣燈發光。被行人和馬蹄拖帶翻攪的爛泥，將簷前的便道和街道，都弄得漿糊似的。肩着工具的工人，端着從肉店中取出那供給夜膳而用兩個碟子盛蓋好了的牛肉的婦人，都昏昏欲睡地屈着脊梁在雨中行走。

各兌先生將身子緊攏在那黑呢外套中間，跟着這些平民，在泥濘的道兒上，朝着韶山的坡兒上走。●他在那柄久被風雨所傷且如鐵羽巨翼一般地迎風搖擺的兩傘之下，

昂頭前進。他的兩頰，是朝前翻的；他的額頭，是朝後退的；他的面孔，差不多毫不費事便取得水平的姿勢；他的雙眼，不必抬起，可以從傘衣的破縫中，窺見這時灰黑的天色。他走着，走着，忽而急如病狂，忽而緩如欲睡，信步轉入一條泥濘黑暗的小巷裏面，沿着一條靠着浴堂而苔蘚蒙茸的木棚走去，他在遲疑一下之後，便走入一家小飯館中。這館中坐的客，也和他一樣，穿着又窄又縐的黑呢衣裳，靜悄悄地在一種飽和了溫煖豬油味兒而又混雜了從間壁浴堂透過來的那惡心的布片味兒之空氣中間，吃他們的夜飯。

各兒先生用他的行禮方法，將頭向後一仰，面上莊重地微微一笑，和櫃上的女掌櫃招呼一下，便將他那頂被雨漂得透濕而開裂的帽子，朝壁上的銅鈎上一掛，自己就坐在一張油光射人的小石桌子前面了，一面用着考慮的神情，將頭髮拂了幾次。那幾盞且燃且嘯的紗罩煤氣燈，照着這漢子的羊毛般的髮髮，和他那副半被歐洲歷年冬季的雨雪所洗濯而實際彷彿蠟鼠的黑白合種的面孔的皮膚，以及他那雙指甲滿布白色星點而縐紋重疊的手。

他不招呼堂倌，也不通知掌櫃，只從衣袋中，取出一張報紙，高高舉起讀着。他一直到吃了那份早在衆客面前擺過的小牛腦袋肉的時候，才將報紙停了不讀。看着衆客都一個個地在風雨黑暗中走了。他一個人，咀嚼延宕，還拿乾葡萄含着。末了這合種人將水瓶中的涼水喝完，瓶底卻只剩了一點渣滓。他抹抹嘴唇，折疊飯巾，將報紙插在胸前，用一種力士擒拿對手的姿勢，站了起來，取了帽子，向門口走去。等到一個腦滿腸肥的矮子，氣憤憤地從一張被油手污黑了的便門跛到這客座時，他已經在那店門外的潮濕而黑暗的世界了。他於是將腦袋微仰，給這飯館老板招呼一下。這胖子說：

「貴體好，先生，這天氣太壞，使大家都不舒服！現在，先生明天倘肯給我結結賬，就是給我做了面子。我並不是一個向您麻煩的人，這一層，您很清楚；但是在這個星期，我要付出一筆大的款子。」

各兌先生用着一種演說家和小孩子的音調回答他，說還有傍人也欠他的錢，說他明天一定走到那家報館或那家印書局討筆錢來，說他不知如何將這筆飯館的賬目忘

了，說自己覺得太無用。

這種答復的話，并不能欺誑這胖子，他哀聲說：

「那末請您不要忘記，先生，晚安，各兒先生。」

於是各兒先生仍然走入那被雨絲刺破的黑暗世界去了，游堂巷飯館的淡泊食客中的最後一個，便於其中隱遁。無數的街道在他面前岔着。他取了那條上坡的道兒，暴風疾雨，將他圍困着，簡直也許想將他拔起。陡然暴風的勁兒更大了，從下三路將他的雨傘向上一鼓，那傘便翻轉過來。各兒先生先將這家用器具，重行翻轉使他復原；但是傘衣各處的破片，很像一面黑旗在旗桿上招展。他在這奇異淒涼的火灘下面，朝着戈丹街的陡峻而曲折的石磴上攀登。耳中只聽見鞋底在水中的響聲和暴風的奇怪而神秘的呼哨。眼中只有甚麼報館或印書館的經理的寡情面目的幻像，遠遠地幌着。他走完八十級石磴，便在一張掛着一盞微光如豆而左右搖動的燈的小門前中止住。末了他走了進去，輕提脚步從這房子看門人的臥室前走過。

但是有人隔着板壁連敲幾下，叫他轉來。他便有心無像地開了那臥室的玻璃門兒。一種尖銳不辨男女的聲音，從那開鋪的縫隙中射出，說在洗面架上，有一封信給他。

他取了信，再向那凝濕的梯子，走下五六級，便進了他的臥房。燭光一亮，他便愁眉縐眼的瞧着這信的套子。

自從許久，郵局永不會給他送過好東西。但是，這回他將信拆開一讀，一陣天眞爛漫的微笑，將他雪白的牙齒露出。他那被貧困所傷的赤子之心，向來偶爾遇着些很不算事的寬裕境界，也能自解。這時，他竟覺得有幸褊地生活着。

他將身上的衣袋，都翻了過來，搜集了一點雜拌着麵包屑子和羊毛團兒的碎菸，盡在短菸斗中。以後，他便笑嘻嘻地鑽入他行牀中的氈舖絨毯之內，拿着這使他微笑的信，低聲念着：

「親愛的先生：

我現在同着我那個早已送在南德讀書的兒子雷米，在巴黎經過，我很想閣下替他

預備中等教育考試的課程。我對於教育一方面，也和傍的一樣，永遠抱着進化的宗旨。閑下能於明日星期六午前十時到我們住的巴黎大旅館午餐，商量這事嗎？

問

道安！

亞立多聖呂西啓！

各兒先生念完之後，將菸斗點燃吸着，於是完全被煙霧和夢想籠住了。這是何等有幸福的佳境，從這封望外的信札帶來他於第二帝國末葉，在巴黎的重要的民主人物的交際場中，結識了聖呂西先生，並且他還來回看各兒。這時他回憶着：「那時正是我給世界大百科全書編稿時代。我住在塞恩街一家旅館的精緻客房中。並且我應該還有這和萬可親的朋友的名片。」於是伸着他的又黑又瘦的胳膊，從壁爐的攔几上，取到一隻盛滿了紙片的舊雪茄菸盒子，伸手翻着。

大約從前搬家，他曾經將那些從容地盛滿在一隻抽屜中的東西，一齊倒入這盒子裏，因為他此時開始到手的紙片，是一些最老的。他打開一個信封，使他將很遠很模糊的

紀念都提起，於是回憶着：「丫！這是我那個在聖保祿販咖啡的哥哥的一封信；他沒有在巴黎勾留過，他不像我一般，用理想去工作呀！」他隨意拿着讀：

「你應該已經從報上看見，知道布爾地方，有一陣颶風經過，將種植的東西都摧殘了。我此時已入一種困境。你一方面，你永遠在巴黎的謠言中間，捏造事故嗎？」

「唉，可憐！可憐。」他撐在靠枕上微微嘆着。於是打開同出一手的另外一封信，他又念着：

「我不能給你寄錢，因為我已經將資本提出，預備購買一莊田業，便將存下的咖啡，在滯消之時貶價賣了。這事我做得很好。所以你應該懂得要我寄錢給你，是一件辦不到的事。杜朝從巴黎回來，說你加入羣衆運動和城市暴徒之中。你一定要弄出許多聲名，並且使你的朋友們說你入了警察局。到了你日後倦厭這種獸子的舉動之時，便請你回到布爾朋來。你可以替我守倉。這是一種於你合宜的懶惰職業。」

「守倉，替他守倉，這是何等冒昧的話！」各兌大聲這樣喊。

於是便將這封不恭敬的信扔開。盒子底層，都是一些非宗教式的訃聞，以及判詞，傳票，發票，報上剪下的小條兒。其中有一條，背面是一家修腳店的廣告，畫了一隻伸在小櫃上的漂亮腳，他拿正面的話一讀，那天真爛漫的面目，又發出微笑了。正面寫着：

「我們最勇敢的思想家之一，最奮勵的進化事業的勞工之一，雷禹尼翁島^①的土著，^②法蘭西的國民各兌先生，已經着手寫他的大著作：黑人社會的進化。這書的主要卷數之一，將於文明漏斗雜誌裏內，按期印行。」

咳！各兌先生留戀地回憶着，原來這主要卷數將要脫稿時，文學漏斗已經倒閉了。許多可惜的報紙和雜誌，剛好閉花，便告終了！

末了，他在一疊名片中間，尋到他要找的名片。他注意瞧着，并且念道：

大	海	亞
律	蒂	立
	國	多
師	現	聖
	任	呂
	前	西
	任	
	海	
	軍	
	講	
	員	
	長	
	在	
	巴	
	黎	
	大	
	旅	
	館	

於是，在這煙霧迷漫的臥室中，各兌先生便想像那魁梧奇偉新從海蒂國^①帶着無數的金子和微笑到巴黎的黑白合種人。末了他將燭吹熄，一會兒就睡着了。

他的夢境，發生了無數幻象，還夢見浴室巷飯館的老板，跛着走到跟前，用着和緩沈沈的樣子，連聲說：『替我想罷，各兌先生。』

到了陽光射進他臥室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光景，那兩點還滴個不住；這一線無味的光線，在未會射到臥室以前，已經是重重減色了。這臥室只瞧見對面房屋的牆基，牆基上面都駝着五六層的樓。這牆的全體，都是凸出的，開裂的，生了綠苔的，滲漏水漬的頂上那一層，還有一座意大利式的洋台凸出一步，自然至少高出這臥室五六密達以上，所以便有一種永不消滅的影子，將臥室籠住了。臥室窗子和那牆，只被一條二三步寬的潮濕薰人的過道分開，並且這過道的地面上，幾乎盡是菜葉蛋殼和破爛的玩具。各兌先生醒了，朝着水蒸氣氳滿的玻璃窗子看看，便將他那雙笨重的皮鞋拿在手中，這皮鞋的底板，在地板上留了一道濕印，但是他只好穿上，胡亂梳洗了一會，拿着破雨傘，便離了

臥室了。他從看門人臥室前經過，對着內面說了一聲：

「馬丹亞力山大，你的賬單，我正在籌劃呀。」

他再向戈丹街的石磴，走上了那最高的十級，便在泥河一樣的道兒中，沿着那些雜亂的製造牛酪廠和木器廠前走。一會兒到了勒畢克街，從一家打貨物包裹的店前經過，他瞧見兩根麥草，在階石上被濕泥粘成個十字架，便停了一下，不敢在上踹過。他對了這惡兆頭罵了幾聲，——因為他和傍人一樣，也承認踏了十字架，是一種有禍的預兆，——然後收回高尚的靈魂，昂起無上的腦袋走了。並且還裝着思想界的上將的威風，一直向巴黎中心前進，手中撐着那把損壞不堪的八骨雨傘，這卻又很像野蠻民族的上將用的複雜軍器。

● 錫山 (Montmartre) 是巴黎北部附屬鎮市到中心熱鬧街市必經的大路。戈丹街和勒畢克街都是這大路旁的捷徑，也都是生活困苦的人所住的地點之一。

● 合種人 (Métis) 專指黑父白母或白父黑母所生的子女而言；至於 *Mestis* 的意義，則包括紅白二種混合的子女及雜種的動植物而言。此書有三個黑白合種人：(一) 各兒。(二) 亞立多聖呂西。(三) 雷米聖呂

四。

③ 拿破崙三世稱帝時代，爲法蘭西第二帝國，於一八七一年終止。

④ 布爾朋 (Bourbon) 是印度洋南部一個法屬的島，在馬達加斯加島之東北，現名雷瓦尼翁島。

(Réunion) 產咖啡甘蔗最多，然易爲颶風所摧殘。

⑤ 參看②。

⑥ 土著 (Creole) 指純血白人在殖民地所生的子女而言，報紙嘗各兒爲土著，殆諱其爲合種人。

⑦ 海蒂 (Haiti) 共和國在海蒂島，此島爲大西洋印度羣島之一，位置在古巴島之南，於十五世紀之末，

爲哥倫布所發見，初爲西班牙人殖民地，嗣後法蘭西人亦行加入，居民分爲黑白合種及純粹黑種兩種。一八〇一年居民宣告獨立，建設帝國。一八四四年改爲兩共和國，東部爲薩米尼干共和國，居民多合種人，用西班牙文；

西部爲海蒂共和國，居民多黑種人，用法蘭西文，其京城名親王埠 (Port-au-Prince)。

第二章

亞立多聖呂西先生是親王埃 ●一位富商的兒子，曾經在巴黎學習法律，後來因為參預海蒂帝國的皇帝佛士丹一世加冕典禮，便回到海蒂去了。他是一個有錢的合種人，對於黑色朝廷，很能小心翼翼。並且不避艱險，使皇室從他的出力地方，知道他對於黑色政治的統治者，竭忠輔助。後來被任為海蒂帝國的總檢察長，他善意地槍斃許多國民。末了又奉到旨意，掌管教育部和海軍部的印信；但是他看到有一種潛伏的強硬抵抗力，逐漸加增，便辭職到法國來游歷了。

他在巴黎，得了許多熱烈的勸告，便加入那斷送黑色帝國的革命事業，於是回到海帶，被舉為衆議院議員。他在議會唱的第一齣戲，就是提議設立一座表揚那些被獨夫所摧殘者的靈魂的紀念建築物。實際在這些被摧殘的人民之中，很有幾個，應由這前皇室的總檢察長，給他們一塊墓地。

這議案付了審查，隨後便通過了，國民聖呂西被任為執行這件國建工程的藝術委員會的委員長。他悟到了他由這委員長的地位，所可引出政見。僅僅有幾個人，在島內放幾槍時，他便取了護照，跳上海船，到法國來找藝術專家，計畫這紀念建築物。他因為那些小戲院和談政治的咖啡館，非常留戀巴黎。大概二十年之後，這種委員會依然要行使他的職務，不能告個結束。

亞立多先生是一個很美的黑白合種男子，身軀既然偉大，亦復矯健。他那副銅色的大臉，雖然配着一個平的鼻子，但是丰采神情都很雄偉，尤其他額角上部的紫銅色頭髮，最為美觀。他絕不遮掩他那壯健的老人風度，留下了一部剪裁合度的花白鬚鬚。他最愛

清潔，常常穿着白的背心和漆的皮靴，灑點清淡的香水。

他的強健的項頸，在他所穿的英國式的小禮服之內，豈得很直，他一來一往地在旅館的房中散步，一面靜候他請的那教讀老夫子；至於他的兒子，却拿着鉛筆在書本面上畫了許多小人，他的僕人在爐傍桌上，端整那預備用的三副刀叉盤碟。

滿房擺着些建築物的模型，圖案的草稿，照片，地圖，射影圖，水彩畫和工程計劃的文件，這些東西，都是和那獨夫的犧牲者的紀念建築物有關的。有一個表面滿畫着金色的棕葉的方底尖角塔，在小桌上擱着，還有一個瓦製的柱形紀念塔，牠的頂上彫了一個有翼翅的猴子似的東西，柱面刻着「紀念黑人爭自由權的英雄」幾個字，在書桌上擱着。有一張照相，靠在火爐壁凡上的大鏡之前，照相攝的是一座極高大的墳，墳前站一個黑女，手中拿着一捲半開的紙向墳上攤着，紙上寫了「藝術委員會，會長爲聖呂西先生」幾個字。此外却沒有傍的了。

地板上擱着一隻半握半開的手，一隻巨靈之掌一般的手，從一幅衣袖式一般的幔

子中伸出，指尖上掛着一塊牌子，寫着：「安置的詳細辦法，見計畫書B D十七號。」

三份金黃刷亮的麵包，擱在餐桌上。聖呂西只管看着壁上的掛鐘，或者因為那和着蛋白的麵包引動了他的食欲，或者又因為恐怕還要等候多時，所以他那雙從那略垂的眼瞼中發出很和悅光彩的眼，忽然射出兩線黃光。但是僕人引導各兒進房時，這雙眼仍然變作和悅的了。他起初只看見在各兒下頰之下和他的白色棉布領結之上發見一個長大的喉結，這就是他行禮的樣子。

「這是我兒雷米，」聖呂西說着，一面引一個少年人向各兒介紹，但是這少年正丟開一張沒有畫完的草稿，懶懶地走了過來。

這是一個很純粹的青果黃色皮膚的美少年，他一雙悶悶不樂的眼睛，悄悄地四面瞷着，並且彷彿伸起那張大嘴，尋覓饕餮的幸福似的。

大家都上了餐桌。聖呂西的身材，比各兒的要寬一倍。海蒂國的各種人的臉色，是火熱而金黃的，和相對那個人的黑闇無光的兩下一比，覺得格外像是一個有錢的人。原來